

纸短情长怀逝者

——悼念苏玉虎先生

杨柏伟

那日晚间，一条讣闻让我愕然——苏玉虎先生去世了。就在不久前，几个书友小聚时，曾经向我索要过一册《苏少卿戏曲春秋》的丁兄，一再盛赞此书。而这本书的编者正是苏玉虎先生，苏少卿是他的外爷爷（外公）。与丁兄聊着这本书，我想起了久违的玉虎老师。因为和他女儿也偶有联系，并未收到异常的消息，总觉得苏老师一家应该都平安如常吧？没想看到苏小姐的朋友圈，却是她的“泣告”，我也如同“卖马”的秦叔宝面对黄骠马“两泪如麻”了。

感谢神奇的网络，让我搜到了不少苏老师演唱的视频，我一段段地听着：《打侄上坟》《摘缨会》《鱼藏剑》；还有苏老师操琴，长他10岁的姐夫俞律先生演唱的《卖马》，这段视频录于2022年9月，郎舅二位年龄相加整整180岁，这是二老合作的“绝唱”，也是他们的诀别。

和苏老师相识是通过翁思再老师的引荐。记得那天接到翁老师的电话，告知苏少卿的后人正在编苏氏戏曲方面的文集，欲寻求出版，问我是否有兴趣。这不用说，是撞到了我的痒处，作为一个戏迷，编辑生涯20余年，终于碰到了一个京剧的选题，自然见猎心喜。我们立即在电话里约定了时间，由翁老师带着我走进了苏府。

看到大致成形的书稿，除了佩服当年苏少卿先生的健笔高产，对于苏玉虎老师多年来孜孜矻矻地在图书馆的故纸堆中爬梳搜罗的苦功更是感佩不已！

虽然当时对于这部书稿的编选还有不同意见，但我在对初稿进行全面审读后，基本尊重主编者苏玉虎老师的意见，除了在编次上做微调，仅抽去了几篇与戏曲无关的文字。而书名则由少卿翁的外孙女婿——作家、书法家、京剧名票俞律先生定为《苏少卿戏曲春秋》并题了签。

望见炊烟

程应峰

不止一次地望见炊烟，那是在连绵的梦中。一旦从梦中走出来，是很难见到炊烟的。就算见到了烟雾，那也不是炊烟，而是类似我上班的地方，从窗口一眼可以望见的，工厂里的废料燃烧后从烟囱里排出来的废气。

我记忆中的炊烟，源于我生活过的乡村，我的乡村，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那里的柴草在灶膛里燃烧后升起的炊烟，自然而纯粹，俨然是一道动态十足的风景。

我的故乡田园，散落着大小不一的村庄，每一座村庄房屋连片，周围是山丘林地，有杂花生树，灌木丛生，它们吸纳着四季的色彩，给村庄染上了四季色。清冽的红河水静静地从村前流过，当夕阳西下时，天空呈现出柔和的橘黄色，夜色开始笼罩，炊烟开始袅袅升起，一而再，再而三，继而蔓延至整个村庄。晚风吹拂，烟柱微斜，灰白，浅墨，淡蓝，润紫，在小村的上空飘摇，扩散，弥漫，在橘黄的天空里，灵动而活泛。远远近近，鸡鸣犬吠，牛哞鹅嘎，糅合在这飘向夜色的炊烟里，村庄愈发显得恬淡宁静。野外干活的农人，抬头望见炊烟，仿佛就闻到了饭香菜香，收拾好工具，满心欢喜地迎向温馨的灯火，向家的方向快意地走去。

小时候，晴和的清晨或者傍晚，我喜欢

和伙伴们爬到屋脊山上，眺望鳞次栉比的房屋冒出的袅袅炊烟。那欢快、朴素的炊烟，从家家户户烟囱里飘出来，如梦似幻。它们飘向天宇，同千变万化的云朵相互映衬，最终消失在云天深处。最是在清晨，天色熹微之时，零星的炊烟从斑驳的青瓦间寂寥地现出身来，屋巷间，时时远的鸡鸣声，将晨光衬得更加宁静。自白羊山巅徐徐飘下来的一缕一缕的薄雾，与炊烟交融，将丝丝缕缕的人间烟火悄无声息地带向远方。

正是这亲切、轻盈的炊烟，总以特有的温暖气息，不止一次地将我的味蕾唤醒。每每望见炊烟，我少年的身心便有了盼望，有了慰藉，有了妥帖的去处。恍惚间，我看母亲将准备好的热腾腾的饭菜，端上了我熟悉的饭桌，在灯火闪烁的堂屋内氤氲，顿然间，暑热或者寒凉，都会谜一般，神奇地消散。

不知何时，在我的感觉中，炊烟成了村庄的根。

离开熟稔的乡土在外面工作后，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对父母的牵挂也越来越多。总是在梦中，一而再梦见家园的炊烟，总渴望回到熟悉的乡下小院，再吃一顿母亲做的饭菜。哪怕是一碟小菜，一碗薄粥，也饱含着温馨和爱，足以嚼出永无穷尽的亲情滋味。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谁说不是呢？缕缕炊烟，蕴含着一个人永无穷尽的

屋檐

吴瑕

乡村农民出身的我小时候最常见的就是屋檐，最喜欢的是屋檐，乡村的粉墙黛瓦，一溜溜的黛瓦码成流水的沟壑，泾渭分明，屋檐在房顶边沿前伸，雨天为农人行走在正屋和厨房间撑起一片无雨的天，翘起的屋檐角如同一个大大的句号。屋檐下，是乡村人家人间烟火的生活。

荆楚大地乡村的房子，无论是平房还是楼房都有一个一米宽的屋檐可以放两张八仙桌，是堂屋缩出来的面积。屋檐是一个家庭的瞭望台，也是这户人家生活水准裸露的冰山一角。雨天，我们在屋檐下把小桌子靠墙，写作业，亮敞；休闲时，檐下的桌子上放洗干净的时令果蔬，满足我们乡村孩子特别的口欲，春天炒的蚕豆、夏天西红柿、黄瓜，秋天的红薯、玉米，一家人坐在檐下群聊共享美食，那是难得的幸福时光。

很多的雨天，父母冒雨劳作去了，我们看着檐下一连串的雨滴，在檐下守望，无聊时兄妹几个玩跳棋、围棋、扑克，只盼着父母早点回来。二姐最牛，搬来躺椅，舒服地躺上去，打开收音机，我们一起听广播剧场，《人生》《玉娇龙》《天狗》《苏城聚会》都是慵懒的雨天里，收音机给我的启蒙教育。

乡邻串门时直接坐在屋檐下，一边织

的放矢！只是人轻言微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不算数的就让它过去了吧！……赵燕侠的发音无论唱念都特别清晰功力深厚，这使我非常钦佩。

过了一段时间，又发现孔网拍卖苏玉虎老师的书法作品，我也转发给他看看玩玩。他回复道：“小杨先生，手机上又看我写的毛笔字。很惭愧，虽然也花了些力气去练却老是写不好，平时写了都是赠送给来家的朋友，绝对是送人的故也不好坏了！要的人倒也不少。他们也不当回事吧！给行家看到出洋相有些丢人！”

当然苏老师最挂念的还是他外爷爷的书的重印，但是我却没法再助他一臂之力。好在后来苏小姐告诉我：有一个中国戏曲学院的研究生论文题目是苏少卿，他为了写论文又找到了100多篇（苏少卿的文章），正好他毕业后去了一家出版社，因此主动联系苏老师，打算出版更全面的苏少卿文集。我想这是比重印《苏少卿戏曲春秋》更有意义的事情，当然乐观其成。从苏小姐发的讣闻，我估计应该就是山东文艺出版社即将付梓的《苏少卿全集》吧？在此我要向这位曾从《苏少卿戏曲春秋》中得到一点便利、转而以自己的力量去回报前辈作者的年轻同行致敬，向山东文艺出版社致敬！

苏玉虎老师最后和我发生间接联系是一年前丁悚先生《四十年艺坛回忆录》出版后，应该是苏小姐替他从网上买到了书。因为当年丁悚与苏少卿是故交，苏少卿在沪上报纸刊写剧评曾得到丁悚的引荐，而丁悚与“一代琴圣”陈彦衡的相识则是由苏少卿介绍的。

这本书中涉及苏少卿的内容不少，细心的苏玉虎老师发现了一张合影，这是1944年的一次文人雅集，内有苏少卿、丁悚、荀慧生、周鍊霞、申石伽、董天野等，让苏小姐微信联系我，希望提供一个清晰版，我当然马上满足了他这个要求。丁悚回忆录的出版，对于苏少卿生平资料的充实，多少也有助益的吧！

可惜，玉虎老师等不及他外爷爷的全集问世，便去与苏翁以及他早逝的母亲苏娥女士、他的名声赫赫的父亲李可染先生在天上相会了，只教我等“见灵台不由人珠泪滚滚”了！



凤亭春

辛冠东书

对家的情思。我想，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缕缠绵的炊烟，在日月更替中永不止歇地飘摇，追思着来路，瞩望着去路，当然，也少不了那一份无言的怅惘和寂寥。

只是如今，家家户户用上了燃气灶，电磁炉，村庄的屋顶和城里已然没有什么区别，再也飘不起袅袅炊烟了，再也无法从细细体味炊烟的暖了。这曾经梦幻般飘过生命的炊烟，就这样跌入了时光深处，成为再也难以触摸的轻柔的怀念。

骨，我们站在檐下玩冰柱、踢毽子、跳绳暖和身子，看爸爸铲雪开路，妈妈拉牛出来饮水，然后喂些黄豆给牛吃，煮猪食喂猪。

记忆中，一家人坐在屋檐下，气定神闲，内心满是安宁和满足，那是我理解的岁月静好。

有一年春天，母亲在屋檐边裁下丝瓜和黄瓜，夏天的时候，屋檐下的藤蔓，细细的触须，顺着竹竿一天天向上爬，丝瓜黄瓜还开出了花，很快就枝繁叶茂青翠欲滴，农村人家的自然装扮天然的模样，让人心爽，白色的屋檐下似乎把绿色请进家里。我们在屋檐下写作业，阳光透过藤蔓爬上我的作业本，如花的视觉里，我成了画里的人。

屋檐下还有燕子，在屋檐一角有燕窝，每年春天燕子回来了，我们坐在屋檐下看燕子垒巢、孵小燕子，喂食小燕子。燕子是受一家人保护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我们小时候的启蒙教育。除夕晚上，屋檐下都贴好了春联，红红的纸黑色的字，把简陋的房子装扮得喜气洋洋，满是佳节的欢愉。

有小院有农舍有屋檐，那就是我生活的故乡。无论离开家乡多少年，生我养我的屋檐，带着爱的暖、带着故乡的质朴，温暖着我人在他乡的寒凉，郁葱成心里永远的原版风景。

雪后初霁，屋檐下挂满冰柱。寒风刺

通讯录中那些“带黑框”的故友

周平

我这种局外人都看不下去的程度。我想，可能就是因为他这种为人，所以才能结交到如此多的朋友——他最后的日子里，有那么多的人与他真诚告别！

倪惊鸣老师，与他相识相交虽没有上述两位那么长时间，但应该说他是我痴迷松江沪剧路上的一位启蒙者、导引者。是他，让我把他导演的那出红遍上海滩的沪剧小戏《开河之前》前世今生弄明白，留下文字，辨明史实；是他，让我挖出了他当年率领松江沪剧团远行2000多公里，去兰州等地送去沪剧家乡戏的难得经历；也是他，让我这个松江本乡本土人，立志当一个家乡沪剧史料的挖掘人、记录者。

沪剧可是倪老师一生的最爱，到了晚年更是全身心扑在业余沪剧沙龙的辅导和爱好者培育上。好些个如我一样的沪剧唱演“菜鸟”，是在他的悉心教诲下，才初步学会了一腔一调，一招一式，从沙龙排练室慢慢走向了小小舞台。好几次，他看我表演后，把我叫去家中，不厌其烦手把手指导我在台上该怎样站、如何走，手该怎样抬，眼要如何看。他以自己为例，告诉我个子并不很高的他，为什么在台上能做到并不显矮。可叹我到如今上台还没达标，真是有愧于他老人家。

他这位蓝天沪剧沙龙的顾问，是导演，也是劳工。那次沙龙周年演出在小区里进行，场地早早地就坐得满满当当，连台口下乐队周边也被挤得水泄不通。节目演到又一个折子戏要上场时，正在舞台南侧拍摄的我，突然看见舞台北侧的他，正独自使劲把一只用作道具的八仙桌搬上台。这可把我惊吓得不知如何才好，因为我一下子无法绕过去，而其他演员也正忙着没注意到这状况，现场又是一片杂乱声，喊他停手根本不可能。要知道他那时已是年过80的老耄老人了呀！

手机中这样让我始终无法忘怀的师友还有好多，周良材、施小轩、张宝福、闵德贤、陈仲清、周法生、朱琪、孙永伟、王宏宇、武跃华、吴洁红、张辛……多少回，清理通讯录时，一些许久不联系的人名删除了，可对这些故友，却总是不忍心不愿意下手，于是便在意识中为他们的名字戴上一个黑框……

清明

寇宗鄂

把哀思和敬仰一同
埋进了黄土
把爱嵌入石碑
是一本厚重的书
曲折艰辛的故事
压缩成小小的硬盘
胜过一个家族的内存
阴阳分界处很拥挤
容不下一对膝盖
墓前的柏树很高了
高过父母的寿命
在子孙心里发芽的
只要是爱，生命必定
从根部延续

四月悄然至

赵传兴

青草池塘，湖水已不再抑郁，目光里有了对生灵的缱绻情意，对万物的精气神儿。湖面上，一只黑头白肚皮的鸟儿一定是怀了崽了，身体有些臃肿不便，嘴里哼着不知名的小调儿、情歌儿，散着碎步。另一只同样黑头白肚皮的鸟儿一定在育雏，置若多美景于不顾，叮着一条小虫儿急匆匆往家赶，家里的几只小不点在等着呢。

水边儿瞧，几只懒虾在阳光下自恃骁勇，使两把开山大剪，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对来人也毫不防备。蛙声远远近近传来，悦耳清亮，水般纯净，亦温柔。一只蛙遇到另一只蛙，爱情瞬间降临，你侬我侬，蛙们进入了爱情季。水边恋爱，有吃，有喝，亦可水中嬉戏，真是好地方。

天空蔚蓝，鸟声儿脆，鸟声儿远。四面皆翠绿的鸟声，清澈的鸟声，欢快的鸟声。鸟声与鸟声唱和，交谈，拌嘴，时间分不清是一种鸟，还是几种鸟；是三只鸟，还是五只鸟；也分不清鸟声儿是来自天空的那几只，还是枝叶间的那几只，还是水面上的那几只。只疑鸟声儿如水如波如浪，要把人浮起来。

无边光景一时新。蓬勃的、明亮的气息氤氲在天地之间。鸟见鸟欢，人见人爱。那一条沟渠里的农人却无心观赏，他们忙着挖土，埋涵管，身上糊满了四月的泥巴。如此看来，明年的四月，此处田野、湿地，将别是一番“良辰美景奈何天”。

四月悄然而来。天地之间，不知不觉已大变了样。如同一个季节的天使，四月一路向前，引领着世间万物一步步走向成熟。